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丛书

A SURVEY OF

YUNNAN

RELIGION

云南宗教 概况

颜思久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云南境内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在全国亦颇具特点。省内26个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种类计有佛教（含大乘、上座部、藏传佛教三派）、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原始宗教等六种。其中除伊斯兰教外，每一种宗教都有若干个民族共同信仰。信奉大乘佛教的有汉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和部分拉祜族；信奉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有藏、普米、纳西等民族；信奉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或小乘佛教）的有傣、布朗、德昂（原称崩龙）、阿昌、佤等民族及部分克木人；信奉道教的有汉、彝、纳西等民族；近代以来，在傈僳、景颇、拉祜、汉、苗、彝、怒、白等民族中有部分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回族全部信奉伊斯兰教；此外，26个兄弟民族都程度不同地信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始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还是外来的系统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在历史上都和云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密切联系，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成为各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直到现在仍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和文化教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有的民族地区人们的心理特征、行为规范等，离开了宗教就很难得到解释。因此，了解云南宗

教的情况和问题，的确是了解云南省情从而建设云南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自1984年成立之后，即组织研究人员分赴有关专（州）县（市）对云南的各种宗教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搜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为了给党政部门、学术界及广大群众介绍云南省情之一的宗教状况，特撰写了《云南宗教概况》一书，希望它能给广大读者对云南各种宗教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同时也抛砖引玉，活跃学术研究。

云南各宗教内容丰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某些宗教具有全民性

云南的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具有全民信仰的特点。解放前在云南的这两种佛教流行区，上至土司头人，下至农奴都一律信仰释迦牟尼佛。宗教节日活动是全民参加。各种宗教制度一致，祭祀礼仪一致。例如西双版纳、德宏一带的傣、布朗、德昂、阿昌等民族地区，基本上是每寨一寺，佛节活动在多数情况下是以村寨为单位同时进行，人人都参加。

二、原始宗教的古老和典型性

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人们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解放前，云南几个比较后进的兄弟民族如独龙、基诺、布朗、傈僳、佤等，大体上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初期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些民族都保有比较古老、典型的原始宗教。就

是那些已完全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如纳西、傣、苗、瑶、彝、壮、布依等族中也都程度不同地保存着一些原始宗教的残余形态，可以反映他们过去原始社会的宗教意识。

云南各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形态主要有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性力崇拜，其内容异常丰富生动，在原始宗教意识中颇具代表性。例如许多民族都崇拜天、地、日、月、雷电、水、土、山、风、火、林木等自然物或自然现象，认为它们都有灵魂（鬼）存在，可以赐福于人，也可以降祸于人，所以人们往往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祈求它们赐福消灾。特别是图腾崇拜具有典型性。云南许多民族都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看作自己的氏族祖先而加以崇拜。例如在彝、纳西、拉祜等民族中普遍崇拜虎，认虎为自己的氏族祖先。傈僳族把多种动植物作为自己的氏族图腾，计有虎氏族、熊氏族、猴氏族、蜂氏族、羊氏族、麻氏族、竹氏族等等 20 余种。西双版纳的克木人中各氏族，分别以水鸟、虎、豹、野猫、白头翁、水獭、八哥、犀鸟、树蕨等等作为氏族祖先，对于这类代表氏族祖先的图腾，禁止触摸和捕杀。这生动地反映出过去氏族社会的情景。

三、佛教和伊斯兰教历史悠久，其传播加速了文化交流

佛教和伊斯兰教各教派传入云南的时间久远。据文献记载，大乘佛教传入云南的起始年代，当在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 714 年）。当时云南的晟罗皮为王，派遣张建成进京朝贡，“玄宗厚礼之，赐浮图像，云南始有佛书”。上座部佛教在公元 7 世纪的隋末唐初之际，已开始经由缅甸传到云南的

西南部边疆。藏传佛教影响扩展到滇西北，亦始于公元 7 世纪藏王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吐蕃王朝时。但据文献资料证明，藏传佛教的噶举派是在公元 11 世纪末由康区传入到云南的德钦、中甸、维西、丽江、宁南等地的。至 12 世纪、13 世纪和 15 世纪又有宁玛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相继传入云南。伊斯兰教大致在 13 世纪传入云南。公元 1253 年，忽必烈平定大理，以蒙回混合军戍守云南，其中有一批士兵是云南最早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公元 1267 年，又有一批“回回降民”随忽哥赤到云南，分住于昆明、昆阳、大理、丽江、保山、腾冲等地。可见佛教、伊斯兰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上起隋末唐初，下至明代中叶，迄今最短已有 500 年左右，最长已有 1300 多年。

佛教在云南的传播，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社会对群众的思想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佛教的出世思想、修来生、与世无争等主张对于调和阶级对立，消弭群众反抗压迫的斗争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大乘佛教从内地传入云南，禅宗、密宗、天台宗等的经典教义逐步深入民间，特别是寺院的广泛兴建，先进的建筑工艺和技术通过内地工匠传到大理、昆明等地，经过互相效法，然后在云南各地城乡扎根、发展开来，从而推动了云南文化、技术和艺术的发展。上座部佛教经由缅甸传入云南，随之而来的是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相交流。云南的傣文就是在上座部佛教传入后创制成功的，接着是印度、缅甸、泰国的文学艺术通过傣文流传云南，而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自己的口头文学、技艺、医药知识等也用傣文

记录了下来。此外，由于上座部佛教寺院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学校和文化中心，通过寺院培养出代代相传的僧侣和知识分子，这对于社会文化的进步，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长期交往中，上座部寺院建筑也渗入了内地和外国的部分工艺成分，形成了一种独特优美的寺院建筑工艺。

伊斯兰教传入云南后，为了传播《古兰经》、《圣训》的需要，经堂教育应运而起。近代以来，云南各类中阿并授学校、回民小学、回民中学也陆续兴办。伊斯兰学校还选派学生去阿拉伯国家留学，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

四、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与该信仰民族的政治、经济密切结合

云南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都是聚族而居的当地的主体民族。在民主改革以前，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处于封建农奴制（领主制）阶段。在领辖区内的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又与领主的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或宗教依附于政治的体制。

从民主改革前云南西南部傣族地区的情况来看，表面上政教分离，教不参政，但实际上所有大小领主都是佛教信徒，他们尽可凭着权势，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凡高僧的升迁必须获得领主的批准；最高的僧位“松领阿戛牟尼”必须是领主的近亲才能担任；寺院经济中的“佛寺田”和“波沾谷”已纳入封建领主经济的轨道。总之，领主制的统治充分地利用宗教，宗教则为了自身的发展又不得不依附于领主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教是相互依存的。

云南西北部藏传佛教流行区，在民主改革以前，宗教与农奴制政治、经济的关系尤为密切。如中甸归化寺格鲁派僧侣实际上控制着中甸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成为云南藏族地区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度。归化寺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吹云会议”，藏语“吹”代表宗教，“云”代表世俗封建贵族。由吹云双方的若干名代表组成的吹云会议，主要商讨全县的行政、宗教、军事等大事。中甸县以教区划分为八大康参，每个康参又辖若干大村。康参的职责是管理本教区的行政、宗教、经济事务。中甸政教合一制度十分明显。

五、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云南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公元1857～1860年）结束，英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天津条约》第十九款中规定：要“有效地保护到内地传教的传教士，为他们提供正常的签证”，并要中国政府“不阻止任何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派遣下，西方大批传教士源源不断地进入云南。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教会势力也日益膨胀。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出现下面两种情况：

其一、外国各教派互相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侵害我国国家主权和尊严。有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企图破坏我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特别是挑拨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以

便分而治之。此外，由于部分天主教传教士在云南各地强设教堂、欺官压民、奸污妇女等行为，激起了公愤，酿成了昆明教案、永北教案、阿墩子教案、个旧教案、白哈罗教案、维西教案、顺宁教案、宾川教案等群众性反洋教压迫的斗争。

其二、外国教会为了传教和发展教徒的需要，在云南各地开办了一批医院、诊疗所、孤儿院、育婴堂等慈善事业，同时还开办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等各类学校，并用拉丁字母为几个少数民族初创了文字。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云南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在进行宗教调查研究和编写本书过程中，云南省各地（州）、县（市）的党政领导曾经给我们很多帮助，各地有关干部和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云南社会科学院领导和云南大学出版社也给予有力支持，韩敬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深表谢意。云南道教问题，因资料不够只得暂缺。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由颜思久任主编，撰写分工如下：杨学政写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前三节，李国文写原始宗教后四节，张福写大乘佛教，李荣昆写伊斯兰教，韩军学写基督教和天主教，颜思久写前言和上座部佛教，并负责总纂。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上座部佛教	(1)
第一节 上座部佛教入滇和发展	(1)
第二节 教义	(13)
第三节 上座部经典	(17)
第四节 教派和戒律	(20)
第五节 寺院制度和宗教节日	(24)
第六节 佛教与封建领主制的关系	(33)
第七节 佛教与文教科学	(40)
第八节 佛教与文学艺术	(45)
第九节 建国以来的变化简述	(64)
第二章 大乘佛教	(67)
第一节 密宗在云南的传播和发展	(67)
第二节 禅宗在云南的传播和发展	(75)
第三节 寺、塔、幢、石窟、碑碣等建筑	(83)
第四节 佛教节日和庙会	(104)
第三章 藏传佛教	(108)
第一节 早期的本教和佛教本教之间的斗争与融合	(108)
第二节 藏传佛教的传入及各教派的发展状况	(114)
第三节 教义及经典概说	(125)

第四节	寺院和僧侣组织	(130)
第五节	各教派的主要法会	(138)
第四章	伊斯兰教	(141)
第一节	历史述略	(142)
第二节	信仰、经典和教派	(159)
第三节	清真寺	(171)
第四节	文化教育	(181)
第五节	主要的宗教节日	(190)
第六节	生活习俗	(196)
第五章	基督教	(204)
第一节	历史概要	(207)
第二节	教派组织	(215)
第三节	特点及影响	(228)
第四节	云南天主教简况	(239)
第六章	原始宗教	(255)
第一节	自然崇拜	(259)
第二节	动植物崇拜	(270)
第三节	图腾崇拜	(277)
第四节	鬼魂崇拜	(284)
第五节	祖先崇拜	(297)
第六节	性力崇拜	(303)
第七节	巫术	(308)

• 第一章 •

• 上座部佛教 •

第一节 上座部佛教入滇和发展

一、概说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悉达多，即佛教徒尊称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说法，他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 624 年至前 544 年，或前 623 年至前 543 年。我国云南省上座部佛教徒称他为“果答麻”。佛教创立迄今已 2500 多年，它不仅对首先传入的亚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思想、文化、艺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这些国家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后来又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世界三大宗教之一^①。探讨佛教的源流及其传播，对于研究世界史、中国史（包括民族史）、哲学史和宗教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释迦牟尼逝世后 100 年左右，众弟子由于对释迦牟尼所

① 指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传的教理、戒律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了分歧，教团组织遂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随后这两部又进一步分裂，其中的上座部分成 18 部或 20 部；大众部又陆续分出若干部，并出现了佛教大乘派。大乘派声称其教旨在于“普渡众生”，而把主张“自渡”（自我解脱）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作小乘（小乘的梵文为 Hinayana，音译作“希那衍那”。“乘”的本意为运载，小乘意即只能运载少数人至“苦海”之彼岸）。小乘派则声称自己始终坚持佛陀之教义，称上座部。我国自解放后，大乘和上座部两派逐渐摒除陈见，相互拜访，团结合作。

远在印度阿育王时期（约公元前 273～前 232 年）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秩序，阿育王对各种宗教实行保护政策，特别是对佛教大力扶持，使之居于国教的地位。并在这段时期派出众多长老到印度各地和印度邻国弘扬佛教。

印度佛教传入我国，经由南北两条路线。北传佛教经中亚一带传至我国中原地区，其时正当东汉时期。汉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孝明帝遣使臣蔡愔等往西域收回佛经，同来者还有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侣。永平十一年建白马寺于洛阳，供奉经卷。随后又有大批经书被译成汉文，在全国传播。隋唐时期，佛教还与儒、道教结合，形成我国佛教的繁盛时期。传入我国西藏地区的佛教，与当地的本教相结合形成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它在教义上是大乘和上座部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北传佛教在初期既有大乘也有上座部，但后来由于大乘佛教更能适应当时我国内地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为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支持，因而获得广泛的发展；与此同时，北传的上座部派却日趋衰落。此后，我国大乘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分为法相、天台、华严、净土以及禅宗、律宗、密宗

等诸宗派，并相继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各国。

另一方面，原在印度本土南部的上座部佛教也积极向南方传播。先传至斯里兰卡（锡兰），继而传至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马来亚等国，并经缅甸先后传到我国云南省西南的傣、布朗、德昂（原称崩龙）、阿昌等民族地区。所以这部分佛教又称南传佛教或上座部佛教。学术界过去习惯上称之为小乘佛教。

二、上座部佛教南传时间和路线

云南的上座部佛教既然是从印度经斯里兰卡、缅甸传入，所以欲知其入滇时间，必须首先考察此派佛教是何时传入上述国家及其邻邦的。如果这个时间能够确定，那末对于该教入滇的时间的判断，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上座部佛教从印度南传的第一国度为斯里兰卡，这是为各方面的资料所证实了的。如 1964 年 8 月，西双版纳州政协的松领勐混和刀学兴两先生曾经根据上座部经典《列罗》^①的记载介绍说：“佛主死后，他的门徒麻亨达厅带着他的骨发，并佛经‘桑比打戛’（按：即三藏经）总计八万四千罕以及他曾经修行于其下的菩提树去到勐兰戛（按：即斯里兰卡）宣扬佛法，使那里的所有人民，都信奉了佛教……”^② 印度阿育王时期（约公元前 273 年～前 232 年），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

① 《列罗》意译为佛主巡游世界。此经书共 11 册，正藏藏于缅甸。西双版纳所藏者为《小列罗》，共 22 册。

② 见黄惠焜、颜思久《勐泐小乘佛教之来源》，载《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第 3 页。

下，由上座部著名长老目犍连（亦简称目连）主持，举行了佛教第三次结集。同时派出许多传教师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围国家传教。据以巴利文撰写的斯里兰卡史书《大王统史》第十二章记载：“目犍连子长老为显扬佛教，于结集结束之后，……在迦刺底迦月（八月），把诸长老派遣到各地。……目犍连长老派大摩哂陀长老与自己的弟子一地臾、郁帝夜、参婆楼、拔陀沙罗诸长老到楞伽岛（按：即斯里兰卡），说：“你们应到美丽的楞伽岛去建立美丽的教法”。^① 另据《印度简史》所述：“阿育王……使锡兰信佛教，我们却有充分的证明，这是这位大皇帝的主要成就之一。第一次去锡兰的使节是由横越般荼国到锡兰。皇家的传教师在锡兰王宫中很受欢迎；锡兰王从阿育王的儿子那里接受了高贵的八正道。第二次使节是由公主桑伽密多罗领导的，她沿着印度东海岸航行而下。她带去了神圣菩提树的一根树枝……”^②

以上史书和经书记载都可以说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上座部佛教已经传入斯里兰卡（原锡兰，历史上又称楞伽岛或勐兰戛）。

释迦牟尼在世时尚无经书，布教全凭口传心记。佛逝以后，约在公元1世纪，众比丘根据释迦牟尼生前宣讲的言论，逐段背诵、修正，并用巴利语记录下来，然后汇总成册，即为后世流传的巴利语系三藏经。

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经过一段时期的传播之后，接着

① 见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

② 见潘尼迦著《印度简史》，41页。

先传至下缅甸。对此，学术界有人认为至少在公元2世纪，佛教已经在缅甸开始传播。其依据是在位于缅甸西部的阿恰布岛上，曾经发现有属于公元2世纪的佛龛和佛像，说明当时缅甸已经开始接受佛教。但另一种意见认为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因在5世纪中，曾有佛音长老从斯里兰卡带着巴利语三藏经典到了缅甸的金地宣弘佛教，并把佛经陆续传至蒲甘、阿拉干及掸族地区。又据丹·乔·艾·霍尔著《东南亚史》记载：“就史据而言，在摩萨（希里克谢特拉或古卑谬）发现的巴利文经典的碎片是属于大约公元500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前没有印度影响渗入缅甸的痕迹”。^①若再参考与缅甸为邻的东南亚诸国上座部佛教的传入时间，情况就更加明朗了。

柬埔寨（古代曾称作“扶南”国）的有关史料曾记载：公元434年（南朝，宋元嘉十一年），“先是，有侨陈如者，自天竺来，国人奉以为君，其子孙遂继世为王。时佛法已传入扶南”。^②又载：公元484年（齐永明二年），“扶南国王侨陈如阇耶跋摩遣使献于齐，……时扶南佛教已大盛”。^③可见柬埔寨上座部佛教是公元5世纪初传入的，至5世纪末叶佛教已经大盛。

越南（古代曾称作林邑）的有关史料记载：公元446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三年），林邑“范阳迈虽于宋元嘉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遣使贡于宋，但仍侵掠宋边不已。是年，宋

① 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印行的《东南亚史》（赵嘉文译），208页。

② 见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209页。

③ 见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222页。

遣将来攻，入国都……又销金佛像，得黄金数十万斤，阳迈父子逃而免。”^① 可见越南在5世纪中期，上座部佛教已相当发展。

在马来亚之霹雳地区曾经发现三件上座部佛教铜器，其中一件是属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即属于公元5世纪的文物。

老挝的下寮占巴塞有一著名的佛教古寺——瓦普寺，是属于公元6世纪时期的遗迹。说明公元6世纪时，佛教已传入老挝。^②

7世纪时，泰国华富里之孟族公主占·维特使泰北清迈地区的泰族信奉了小乘佛教。^③

从上述泰、老、马、越、柬诸国上座部佛教传入的时间看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即上座部佛教广泛地流传于缅甸，大致是在公元5世纪前后。至于公元2世纪缅甸西部阿恰布岛佛像佛龕的发现，可看作是佛教初传入时的少数遗物。

到了公元7~8世纪的我国唐朝时期，佛教在缅甸已相当盛行。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缅甸蒲甘王布婆修罗汉令人修历书，后世称为缅历，亦曰小历，暹罗亦曾用之。^④ 又据《新唐书·骠国传》记载：“王出舆以金绳床，远则乘象。嫔史数百人。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

① 见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212页。按：得黄金数十万斤，可能有误。

② 《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1期，49页。

③ 托·菲西蒙斯著《泰国的人民、社会和文化》，见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编《东南亚问题》第12期，“泰国的宗教”。

④ 见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268页。

浮图。……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一个缅王所在的都城（卑谬），建有 12 道城门，四隅皆竖佛塔，有寺上百座，金碧辉煌。由此可见公元 7~8 世纪时期缅甸佛教盛况的一斑。这对我们判断上座部佛教入滇的时间是一重要的佐证。

三、上座部佛教入滇和发展

从已知的各种史料、传说以及有关的事实来看，都足以说明云南边疆地区的上座部佛教是从友好邻邦缅甸传入的。但在传入的时间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一般有四种说法：有先于中原传入说，有中唐传入说，有 12 世纪帕雅真人主动泐（西双版纳）时传入说，还有 13 世纪传入说。笔者则认为佛教最早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应在公元 7 世纪的隋末至唐初时期，但其兴盛和发展却在 13 世纪以后。

上举第一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根据傣族民间传说，谓释迦牟尼巡游世界时曾经到达西双版纳、德宏等地，从而认为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先于中原。考释迦牟尼布教的范围，仅限于当时印度国土以内，并未到达云南境。傣族佛教信徒们出于对释迦牟尼的崇拜，把后世僧侣的传教活动附会为佛主巡游世界，这本是一种神话传说，不能作为事实的根据。

持 13 世纪传入说的主要根据有三：一是元朝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旅游（公元 1275~1292 年）所撰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金齿无佛像亦无庙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二是根据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对“金齿白夷”的解释：“西南之蛮，白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风俗大